

柳青
文集

LIU QING

第

1 2
3 4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柳青
LIU QING
文集

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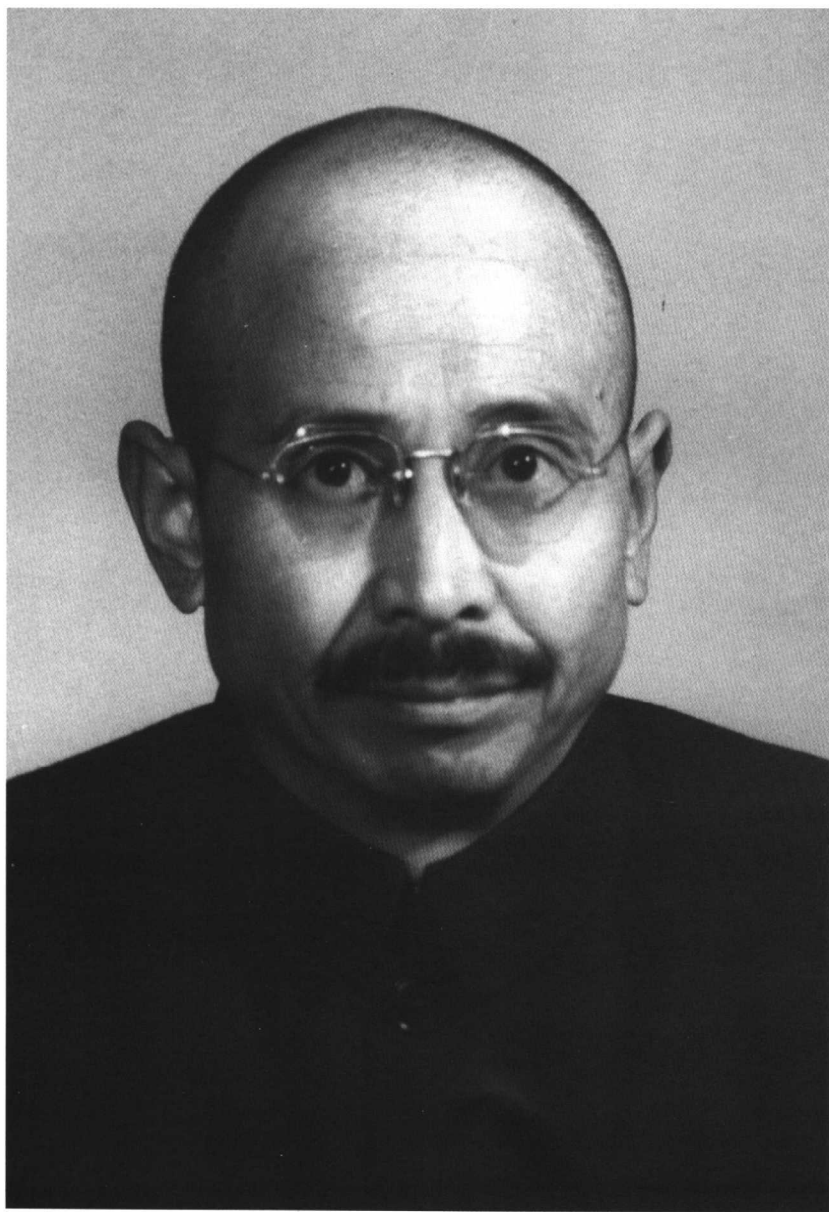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青文集. 第2卷/柳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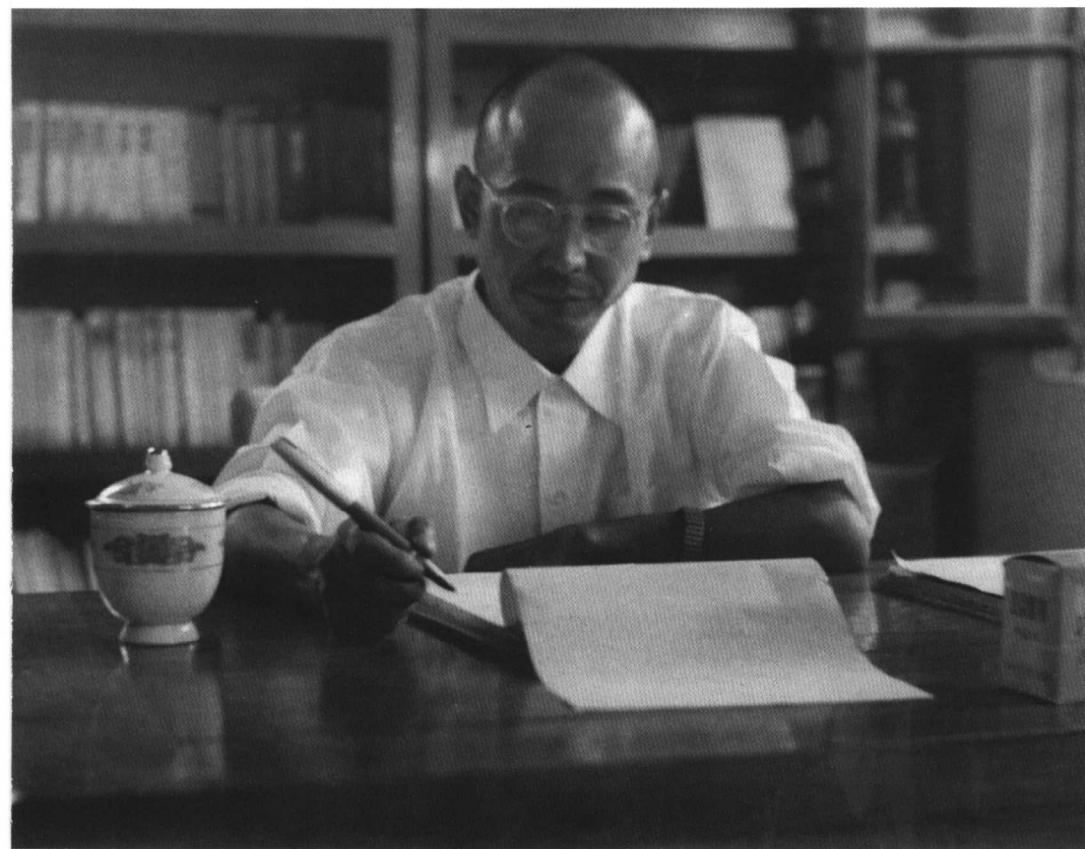
ISBN 7-02-004987-7

I. 柳… II. 柳… III. ①柳青(1916~1978) — 文集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859 号



摄于1964年。



在写作，摄于1963年。

题 叙

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村里的庙宇、祠堂、碾房、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雪后的几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带着镢头和铁锹，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

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

这下堡村倒好！在渭河以南，是沿着秦岭山脚几百里产稻区的一个村庄。面对着黑压压的终南山，下堡村坐落在黄土高原的崖底下。大约八百户人家的草棚和瓦房，节节排排地摆在四季绿水的汤河北岸上。住在那些草棚和瓦房里的庄稼人，从北原上的旱地里，也没捞到什么收获。不过，他们夏天在汤河南岸的稻地里，收割过青稞；秋天，他们又从汤河上上下下的许多独木桥上，一担一担挑过来沉甸甸的稻捆子。人们说：就是这点收成，吸引来无数的受难者。

每天从早到晚，衣衫褴褛的饥民们，冻得缩着肩膀，守候在庄稼院的街门口。他们不知在什么地方路旁折下来树枝，挟在胳膊底下，防着恶狗。他们诉述着大体上类似的不幸，哀告救命。有的说着说着，大滴大滴的热泪，就从那枯黄的瘦脸上滚下来了，询问：有愿意收养小孩的人吗？这情景，看了令人心酸。多少人，一见他们就躲开走了。听了那些话，庄稼人难受地回到家里，怎么能吃得

下去饭呢？

但是前佃户、汤河南岸稻地里的梁三，为人特别心硬。他见天从早到晚，手里捏着只有一巴掌长、买不起嘴子的烟锅，在饥民里找人似的满村奔跑。这梁三，四十岁上下，高大汉子，穿着多年没拆洗过的棉袄，袖口上，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他头上包的一块头巾，那个肮脏，也像从煤灰里拣出来的。外表虽然这样，人们从他走步的带劲和行动的敏捷上，一眼就可看出：那强壮的体魄里，蕴藏着充沛的精力。下堡村的人对梁三在饥民群里钻来钻去，越来越发生了怀疑。

几天以后，人们终于看出梁三活动的规律了：他总是紧追着饥民里头带小孩的或不带小孩的中年妇女跑。有人推测：熬光棍熬急了梁三，恐怕要做出缺德的事情吧？但是，梁三不管旁人怎样看，他只管他一本正经地听着逃荒女人们在庄稼院门口诉述不幸，并且在脑子里思量着那些话，独自点着头，显得异常认真、严肃。

有一天，梁三从汤河南岸过来时，竟变成了另一个人：剃了头，刮了有胡楂的脸；在他的头上，他哥梁大借给他走亲戚时戴的瓜皮帽，代替了烂脏头巾。他的旧棉袄也似乎补缀过了。啊！原来梁三竟在人不知鬼不觉中重新成家了——看吧！他喜得闭不上嘴，伸开两只又长又壮的胳膊，轻轻地抱起一个穿着亡父丢下的破棉袄、站在雪地上的四岁男孩。一个浑身上下满是补丁和烂棉絮的中年寡妇，竟跟他到汤河南岸的草棚屋里过日子去了。

梁三的草棚屋，坐落在下堡村对岸靠河沿那几家草棚户的东头。稻地里没有村庄，这边三家那边五家，住着一些在邻近各村丧失尽生存条件以后搬来租种稻地的人。也有一些幸运儿，后来发达起来，创立起家业，盖起了庄稼院。整个稻地——从汤河出终南山到它和北原那边的灞河合流处，这约莫三十里长、二三里宽的沿河地带——统统被人叫做“蛤蟆滩”，因为暖季的夜间，稻地里蛤蟆的叫声，震天价响，响声达到平原上十几里远的地方。梁三小时

候，他爷从西梁村用担笼把他挑到这个蛤蟆世界来。他爹是下堡村地主杨大财东的最讲“信用”的佃户，一个和现在的梁三一样有力气的庄稼汉。老汉居然在他们落脚的草棚屋旁边，盖起了三间正房，给梁三娶过了媳妇。老汉使尽了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以后，抱着儿子梁三可以创立家业的希望，心满意足地辞别了人间。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济，接连着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独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这时，在那三间房的地基上，拆房的第二年出生的榆树，长得比那残缺的土围墙还高了，已经有梁三的大拇指头那么粗了。

自从死了前妻，草棚院变得多么荒凉啊！多么冷落啊！那个向西的稻草棚屋，好像一个东歪西倒的老人，蹲在那里。土围墙有的地方在秋天的霖雨中垮了，光棍主人没心思去修补它；反正院里既没有猪羊，又没有鸡鸭，哪怕山狼和黄鼠狼子夜里来访问呢？！院里茂草一直长到和窗台一般高低，梁三也懒得铲锄它；锄它做什么呢？除了他自己，谁又进他的街门呢？好！现在，梁三领了个女人回来了，他的草棚院就有了生气。几家姓任的邻居，男人们早帮他铲净院里的枯草，女人们也帮他打扫了那低矮而狭窄的草棚屋。大伙笑说：嘿嘿！从今往后，梁三的案板上和小柜上，再也不会总是盖着一层灰尘了。

四十岁的梁三竟像小孩一样，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他热情地给外乡女人找出一些前妻遗留下的旧衣服，要她换上。他还要她马上给可怜的孤儿，改修一条棉裤呢！看娃那麻秆儿一样瘦的光腿，在那件不合身的破棉袄下边，冷得颤抖呀！梁三甚至当着邻居男女们的面，对外乡女人夸起海口来了：说他是有力气的人，他将要尽他的力气跑终南山扛椽、背板、担炭、砍柴；说他将要重新买牛、租地、立庄稼；说他将要吧孤儿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抚养成人，创立家业哩……

“我不会撒谎！宝娃他妈，你信我的话吧？”

“我，信……”外乡女人用眼睛打量了一眼新夫强壮的体魄和热忱的面孔，在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大约是由于饥饿和痛苦的摧残吧，那忧郁的、蜡黄的瘦长脸上，暂时还不能反映出快活来。

“唔，”梁三略微有点失望，说，“你，日久见人心……”

梁三捉摸女人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不好和她多说什么。他转向宝娃表示他对新人的热情。这孩子乍到这陌生的草棚屋里，一直拘束地端端正正坐在炕边，怯生生地望望这边，又望望那边，一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哩，眼睛竭力躲开站在脚地来看喜事的小孩们。

“宝娃，”梁三热心地走到炕边说，“等你妈给你改好裤子，你就能出去和他们一块耍，噢！”他指着脚地站着的小孩们。

“我不去。”宝娃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低低说。

“为啥？这稻地水渠里有白鹤、青鹤、鹭鸶和黄鸭，还有雁哩。你们渭北老家那里有吗？”梁三笑嘻嘻地说着，竭力把这个地方说得好些，使母子俩把心安下来。

“我不去。”宝娃固执地说，“我孩怕。……”

“怕啥？水鸟不伤人的，傻瓜！”

“我怕狗……”

“啊啊，”梁三忍不住笑了，“衣裳新了，狗还咬你吗？……”

梁三的一个树根一般粗糙的大巴掌，亲昵地抚摸着宝娃细长的脖子上的小脑袋。他亲爹似的喜欢宝娃。这娃子因面黄肌瘦，眉毛显得更黑，眼睛显得更大，那双眼里闪烁着儿童机灵的光芒。俗话说：“三岁就可以看出成年是啥样！”梁三挺满意他。

在最初的几天，总有男人们和女人们，跑到梁三的草棚屋来看望。他哥——卖豆腐的梁大、邻居老任家的人们，是不要说的了，就是上河沿的老孙家、老郭家，皂龙渠老冯家、老李家，最后连官渠

岸南边旱地边沿那些自耕户和半佃户,也来看过了。这个进去,那个出来,末了都聚集在街门外边的土场上说笑。男人们带着抑制不住的兴趣,要和梁三开几句玩笑。这当然显得很不够尊重,但是梁三新刮过的脸上,仍然露出一丝自负的笑容,那神气等于明明白白向庄稼人宣布:

“唔,当成我梁三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吗?我还要创家立业哩!”

几天以后,无论在下堡村还是在蛤蟆滩,人们白天再也见不着梁三了。而在蛤蟆滩随便哪个草棚院外边向太阳的墙脚下,在下堡村的大十字、郭家河、王家桥头几处人稠的街口上,庄稼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梁三的外乡女人。

“啊,是个好屋里家哩!”有人赞赏地说,“手快嘴慢,听口气是个有主心骨的。娘家爹妈都是这回灾荒里饿翻的,哥嫂子都各顾逃生了。婆家这头,男人一死,贴近的人再没了,自己带着娃子,从渭北爬蜒到这南山根儿来。不容易哩!”

“大约是和梁三有夫妻的缘分,老天爷才把她赶到这汤河边来的。光这一个小娃吗?”

“说是还有一个闺女来,路上又饿又冻,得了病撂了。”

“呀呀! 可怜的人呀! 心疼死了! 有多大年纪呢?”

“嘴说三十二,看起来四十开外。……”

“瞎拍嘴! 瘦得皮包骨头,又在逃难的路上,风吹日晒,从相貌能多看十岁! 等吃起来精神再看吧!”

“听说穿着梁三的宽大裤子,是吗?”

“可不是呢! 裤子宽大是宽大,倒也罢了。光是烂棉袄换不过,实在叫人看了难为情。要不着梁三紧着往终南山里头钻呢! 那母子俩,不是画片上的人哪! 不能贴在墙上呀! 他们要吃要穿呀……”

全村都卷入了关于稻地里梁三“拾”婆娘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曾经被命运打倒了的梁三,总算站起来了。他也许会创立起家

业来，那孩子过些年就成他的帮手了；要是外乡女人在他的草棚屋里生养下一个两个，那光景就更有了奔头。但是另一派人却不相信世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哼！不花一个小钱就把婆娘领到屋里去了。他们拿自己的脑袋打赌：说在换过年头的时候，不定那女人的娘家弟兄来寻她，不定她前夫的家中人来寻宝娃，也不定女人不遂心的时候，闹着要回渭北老家去……总之，梁三的草棚屋断然不会平静的。

“咱们等着瞧吧！”这是两派人共同的话。

见天挑着豆腐担子，满下堡村转来转去的豆腐客梁大，很关心人们对他兄弟的这样看法。他的大耳轮逮住了这类言论的每一句话。一天深夜，梁三从终南山里担木炭回来了。他进山担木炭和进城卖木炭，都是鸡叫起身，深夜才回来。梁大鬼鬼祟祟站在街门外，把兄弟从草棚屋叫了出来，弟兄俩在黑暗中朝稻地中间绣着枯草根的小路上走去了。……

第二天，梁三就没进城卖木炭去。他一早上了汤河上游离下堡村五里的黄堡镇。庄稼人吃早饭的时候，有人见梁三提了一筐子豆芽、白菜和粉条，另一只手提了约莫一斤的一瓶酒，回到家里。整个上午，梁三在下堡村街道上跑来跑去。你这一刻见他在大十字，过一刻，他那高大敏捷的身躯，就像能飞一样，从王家桥的街口闪过去了。他的样子十分繁忙，十分紧张，又十分神秘。有人叫住他，想问问他和外乡女人过得怎样。他一边走，一边掉头匆忙地说：

“我忙着哩，改天……嘻嘻……”

天黑定了。汤河丸石和沙子混合着的河滩上，挺神秘地出现了一粒豆大的灯火光。五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冷得簌簌发抖，在那里聚齐了。

梁三树根一般粗糙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早晨从镇上买来的一尺红标布。他感激地说：

“众位乡党，为俺们的事，受冷受冻……”

“甬说了，甬说了。俺们冷一刻有啥呢？”

“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们也顺心……”

“就是这话。对！说得对！”

“天星全了，快动手吧！”

于是，下堡村那位整个冬天忙于给人们写卖地契约的穷学究，戴起他的老花眼镜了。他俯身在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上^①，把那块红标布铺展开来了。梁三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端着灯笼，其余的男人蹲在周围。大伙眼盯着毛笔尖在红标布上移动。

把毛笔插进了铜笔帽里，戴眼镜的穷学究，严肃地用双手捧起写满了字的红标布，从头至尾，一句一顿地念了起来：

立婚书人王氏，原籍富平南刘村人氏。皆因本夫夭亡，兼遭灾荒，母子流落在外，无人抚养，兹值饥寒交迫，性命难保之际，情愿改嫁于恩人梁永清名下为妻，自嫁本身，与他人无干。本人日后亦永无反悔。随带男孩乳名宝娃，为逃活命，长大成人后，随继父姓。空口无凭，立婚书为证。

当念毕“空口无凭，立婚书为证”的时候，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宝娃他妈沉思细听的瘦长脸上了。

“行吧？”代笔人问。

“行。”王氏用外乡口音低低答应。

两只瘦骨嶙峋的长手，亲昵地抚摸着站在她身前寸步不离娘的宝娃的头，王氏妇人的眼光，带着善良、贤惠和坚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过不久的有了皱痕的脸上。

“我说，宝娃他叔！这是饿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费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书，没这婚书，都一样嘛。千苦万苦，

^① 按照迷信的说法，写过寡妇改嫁契约的地方，连草也不再长，所以在河滩。

只为我娃……长大……成人……”

她哽咽了，说不成声了。她用干瘪的手扯住袖口揩眼泪了。所有的人都凄然低下了头，不忍心看她悲惨的样子。

一股男性的豪壮气概，这时从梁三心中涌了上来。在这两个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咱娃！”梁三斩钉截铁的大声改正，“往后再甬‘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在说合人、婚证人和代笔人，一一在红标布上自己的名字底下，画了十字以后，人们到梁三的草棚院里，吃了豆腐客梁大忙了一整天准备下的一顿素饭，说了许多吉利话，散了。……

……一九三〇年春天，撒布在汤河沿岸产稻区的饥民，好像季候鸟一样，在几天里都走了。人们注视着稻地里梁三的女人，看她是不是经常向北原那边的远处遥望。女人们带着针线活，到梁三的草棚屋去，用话语试探她，看她是不是怀念着渭北的老家。

不！这女人的一双小脚无事不出街门。她整天在屋里给跑山的男人收拾破鞋、烂袜子和毛裹脚带。梁三的光景是艰难的，连脚地和街门外从前种地时做场面现在种菜的地皮算在一块，统共一亩二分。他全指望苦力过日子。春天，城里不烧木炭火盆了。到深山里运木料的路还没有解冻以前，梁三只好在山边上割茅柴，到城里或黄堡镇上去卖。常常要等梁三带回来粮食，女人才能做饭；但是她不嫌他穷，她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并且倔强得脖子铁硬，不肯在艰难中服软。这对后婚的夫妻既不吵嘴，也不憋气。他们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邻居老任家有人曾经在晚饭后，溜到那草棚屋的土墙外边，从那小小的挡着枯树枝的后窗口偷听过：除了梁三疲劳的叹息，就是两口子谈论为了他们的老年和为了宝娃，说什么他们也得创立家业。……

十年过去了。

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那棵榆树，现在已经有碗口粗了。它的枝叶已经同梁三他爷和他爹在土围墙外面栽起来的那些榆树和椿树的枝叶，在几丈高处连接起来了。它们像所有庄稼院周围的庭树一样，早已开始给院子很大的荫凉；但人事的发展，却远远的落在大自然后头——院里依然空荡荡的，在街门里的东首一角，灰溜溜的蹲着那个破草棚屋。

家业没创起来！

五十多岁的梁三老汉累弯了腰，颈项后面肩背上，被压起拳头大一块死肉疙瘩。他得了冬天和春天很厉害的咳嗽气喘病，再也没有力气进那终南山了。终南山养活了他几十年。别了！心爱的终南山啊！

宝娃长成十三岁的人了。红脸、浓眉、大眼睛、身派不低，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能出息一个结实的庄稼汉。接受了继父和他妈给他的足够教导以后，十三岁的少年人，有信心地投入了生活，开始给下堡村吕二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

那年正月十二上工。正月十五黄昏，宝娃从财东家回到稻地里的草棚屋过灯节。娃一句话没说，趴在小炕沿上，抱住小脑袋呜呜直哭。

妈，已经四十几岁，温良贤惠地走到跟前，搬搬儿子的肩膀：

“宝娃，你怎哩？”

“呜呜呜……”宝娃只哭不回答。

“好娃哩，甭哭。”妈摸摸他包头巾的小脑袋。“你给妈说，你是不情愿熬长工吗？要是不情愿，叫你爹退工去，等你大上二年再……”

“呜呜呜……”宝娃边哭边摇头。

“那么是怎哩？东家对你不好吗？”

宝娃哭得更厉害了，一声比一声更凄惨。

“好娃哩！你甭尽哭嘛！到底是怎回事，你给妈说！”

宝娃站直起来，拧过身，满脸眼泪和鼻涕，断断续续开始说：

“我……蹲在……房檐底下……吃饭，呜呜呜……”

“说，说下去，甭哭哩！”

“财东娃……从地下……抓起……一把脏土，呜呜呜……”

“抓起一把脏土怎哩？”

“撒在……我……碗里头，呜呜呜……”

“为啥哩？你惹他来吗？”

“我……没……财东娃……欺负人……人哩！”

一直关切地站在旁边的梁三老汉，脸色气得铁青，现在接上嘴，愤怒地问：

“那么，那碗饭怎弄来？”

“财东叫……倒在……猪槽……槽哩……”

“财东没管教娃吗？”

“光……说了……两句，呜呜呜……”

于是原来十分愤怒的老两口，气平了下来。老两口商量：既然饭倒给猪吃了，财东又说了自家的娃几句，也就拉倒算啦。给人家干活，端着人家的碗，只要能过去就过去了。

“娃呀！”妈抚摸着宝娃的头，教育刚入世的少年说，“你不懂事哎！咱穷人家，低人一等着哩。要得不受人家气，就得创家立业，自家喂牛，种自家地……”

“着！”梁三老汉在旁边肯定说，“就是这话！先喂牛，种财东家的地，后……就是你妈的那话。明白了吗？”

就这样，可怜的宝娃上了庄稼人生活哲学的第一课。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对庄稼活路样样精通了。在下堡村，他的工资达到成年人的最高数目。他暗自把长工头当做老师傅，向他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包括最讲技术的撒种……

光阴似箭！到了给吕二财东干活的第三年夏天了。一天晚上，晚饭以后，夜色苍茫中，宝娃竟用腰带牵了一头小黄牛犊，过了

汤河，回到草棚院里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罗锅腰的梁三老汉迎上去，预感不祥地问。

“吕老二的大黄牛死哩。”宝娃满意地笑着，把小牛犊拴在那棵碗口粗的榆树上，又说，“这牛犊太小，他家怕没奶吃饿死哩……”

“给了咱了？”脸上已经有了皱痕的妈，高兴地问。

“给了咱了？你也不思量思量！吕老二的东西嘛，就是一根折针吧，还有白给人的吗？人家叫他吕二细鬼哩。”

继父和妈都惊呆了。他们同声问：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我掏五块硬洋买的。他在咱工钱里扣。”

“啊呀呀呀！我的傻娃呀！你就给咱往下办这号事啦？”梁三老汉经受不起这个打击，脸也变灰白了，弯弓似的脊背靠着土墙蹲下去，已经有了几根白头发的脑袋，也耷拉下去了。

宝娃妈见老汉那样子，难受得简直要哭起来。

“你呀！”她痛心地训斥儿子，“你也不小了，做事怎这么没底儿哩？你不思量，人家吕老二还怕饿死，到咱家里就不怕饿死了吗？再说，你一定要买，也该回来和你爹商酌商酌嘛。你心胆太大了！呸！该死的吕二细鬼，你欺骗俺娃年轻！”

梁三老汉重新站了起来，向前跑了两步，向儿子伸出两手，以按捺不住的激动，计算着五块银洋的价值：买成玉米能吃多少日子，买成布能做多少衣裳，买成柴能烧多少个月……而现在，他指着在生疏地方惊慌不安的小牛犊，焦急万状地说：

“咱要这个软囊囊的东西，做啥哩嘛？”他抖擞着两只瘦长的手。可怜的穷老汉简直活不下去了。

宝娃妈，坐在拆过三间房但是依然保留着丸石的台阶上，哭起来了。她拿起衣襟揩着眼泪，想到家境的穷困，想到自己带来的儿子惹继父难受，想到儿子刚出世面就不稳当，她忍不住为自己的不幸的命运落泪……